

(台湾) 朱秀娟 著

万里心航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I 258.4
325-c₁

万里心航

(台湾) 朱秀娟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九六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002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万里心航/朱秀娟著.-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6.8

ISBN 7-02-002334-7

I.万… II.朱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6)第12962号

特邀编辑:李 晓 达

责任编辑:杨 渡 李 昕

美术编辑:柳 成 荫

封面设计:李 野 夫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210千字 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9.375 插页2

1996年8月北京第1版

199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100

定价 13.00 元

航行万里终归来(自序)

朱 秀 娟

《万里心航》是我作品中相当特别的一本长篇小说。特别在写作的方式,十年间的情节,分单双数在交替进行。单数的章节是现在正进行的故事,双数则为十年以来的过去故事,两线在最后一节交会,现在的过去的人与事都有了个结果!在写作技巧上我下了番功夫,成绩也颇受肯定,与我的另一作品《女强人》同时竞选中山文艺奖,得分比《女强人》高,在评审最后投票时才让《女强人》脱颖而出,足见《万里心航》自有成就,也曾被军中选入“官兵文库”,在在都是见证;《万里心航》写作技巧和题材用心都见得到作者的心血!

心血不会白流,《万里心航》在十年后又得以在皇冠重新发行,盼由皇冠出版社强大的发行网,使每位爱书人又有机会再次评价,让《万里心航》的心血流入每位读者的心田,变成股清流达到写作者的心愿。也借由这篇叙述祝福《万里心航》书中的每位人物和读者大众。

张芬芝挤在三十四街的下班人潮中，费了大半天的事才从“口味儿百货公司”走到“梅斯百货公司”，其实这两个大百货公司之间不过只一个街口的距离，但在下班的人丛和凛冽的北风之中挤来挤去，倒着实显得遥远而不可及。所幸张芬芝的心情空前的愉快，她在人潮的匆遽中尽量放慢着脚步，让那欢欣的心去领略一下纽约黄昏的美丽，像个整装赴约的少女，明媚而兴奋，这种兴奋吻合了张芬芝的心情，她这样匆遽在西北风正紧的纽约街头，实怀有着一个兴奋的原因：替她儿子准备迎接他的女朋友。她确信这个女孩子将是她儿子未来的妻子，她的媳妇。

从第六大道口进入“梅斯百货公司”，一推开那厚重的玻璃门，强烈的暖气扑面而来，她站在门内向外张望，黑压压的人潮仍在快速地流动着。她轻松地喘了口气，顺手拿下毛线帽子及围巾，边走边折地放在她那大手提袋中。揉了揉眼睛，放眼到“梅斯”第一楼的灯海里，这家号称世界第一大百货公司的宏伟，每见一次所给她的振兴总不下于她第一次初临乍到的惊讶。高、宽、深，是它给人的第一个印象，那无数的灯光四面八方日夜不停地照耀着，各色头发不同的美丽女郎在精心设计的柜台后站着，宽广的行人穿越道上熙攘着各形各色的买主。芬芝从没逛完过“梅斯”，太眼花缭乱，又太广大了。而往往最使她迷惑的是：她在众多的“出口”中，常常找不到她

应该走的途径。

今晚的“梅斯”和街上的行人一样，有点不同往昔的兴奋，在自动梯的旁边，几个工人爬在高架梯上正在张灯结彩哩，圣诞节好像还远得很，但敏感的纽约人已在兴高采烈地预备和去年的耶诞一争长短了。

去年的耶诞！张芬芝加紧着脚步从化妆品部的柜台里穿出，她哪有心情注意什么耶诞！而今年不同，儿子的女朋友要来！那个女孩子……她津津有味地想象着。

“喂！杨太太！”突然在越来越拥塞的人群中，迎面奔来一对年轻东方男女。

芬芝一看不由得更加高兴起来：“蔚华，是你们！”芬芝一把拉住蔚华的手，这对年轻夫妻愉快得像站不住似的：“看！美国人已在布置耶诞节了。”

“是呀！多有意思！我们刚从第五街走过来，马路边已经点上小耶诞灯了。”蔚华一向精明的脸上也换了副及时行乐的狂野。

“哈！哈！”张芬芝被逗笑了：“你们这样逛就特地为了看耶诞呀。”

“可不！”黄庆其爱宠地看了太太一眼：“蔚华不是诗人，不是画家，可真有那股劲，才追完红叶，又等着耶诞了。”

“那怎能不追不等！我在纽约就这一秋一冬，回去在人前说话，也得有些内容。”蔚华得意洋洋。

“怎么？”芬芝有些不解：“你们……”

“杨太太。”庆其亲切地说：“蔚华跟我决定明年二月回去了。”

“回去？”芬芝轮流地看着他们：“回台湾？”

“对啦！”蔚华拍手乐着。引得些纽约人直看着她。

“怎么?”芬芝不知从何说起:“蔚华不是才换了工作,就突然决定要离开?”

“我换工作还不是贪图多一点薪水,多个千儿八百的,回家送送礼,充充阔佬呀!”蔚华做着一手来一手去的动作充分流露出给予的快乐。

“我真怕你买一大堆 Made in Taiwan 回去。”黄庆其说。

“放心!放心!除了化妆品香水,我什么都不买。”蔚华突然又竖起眉毛说:“就算买了 Made in Taiwan 又有什么不好,自己人总得捧捧自己人的场。”

“蔚华!”芬芝微微笑了笑:“你真是绝不妥协。”

“被你一语道破。”蔚华笑弯了腰:“对啦,你怎么这时出来采购呀!等下天晚了怎么回去呢?”

“哎!”芬芝看了看手表:“我得快点了,好在我家靠大街。”

“是不是杨先生回来了?”庆其问。

“是恭泉。”芬芝一边加快脚步走着:“他带一位小姐回来给我见见。我得预备些新床单什么的。”

“杨恭泉有女朋友啦!”蔚华叫着。

“但愿这次能够成功,他从来没说带个小姐给我看看,这还是第一次。”

“什么时候来,也得让我们看看。”蔚华热心着,她也曾替杨恭泉介绍过女朋友。

“明天……”芬芝有些犹豫,她怕蔚华的加入而破坏了这次见面的慎重气氛。

“改天,改天!”庆其拦阻着:“总有机会的。”

“明天的事,你今天就急着上街。”蔚华已忘了刚才自己的心意,又替芬芝紧张起来:“快点买吧!早些回去,其实明天的事忙些什么嘛!”

“明天还得做菜,收拾房子。”芬芝兴兴头头。

“这不是丑媳妇见公婆,倒成了女王驾临视察啦!”蔚华不服着。

“要不要我们送你回去,杨太太。”庆其打着岔,也担心着芬芝一人回百老汇大街的住处。

“你们没事吗?”芬芝问。

“我们现在还有两件事,吃晚饭和上床睡觉。”庆其说。

“懒鬼,你又不洗澡啦。”蔚华认真地责难着。

“到我家去吃。”芬芝仔细地挑着床单:“这花式合适年轻小姐。”

“干脆你挑些适合少奶奶的吧!”蔚华取笑着:“我们把你东西吃光了,你明天又得忙着去超级菜场。”

“那怎么会,我家吃的东西一向多。”芬芝把选好的床单交给服务小姐。

“或者我们就到这里四楼去吃,吃完送杨太太回家。”黄庆其建议着。

“我不吃,我不能一天三餐全吃外国饭。”蔚华横起了眼睛。

“还是去我家,我给你煮面。”芬芝抢着说,以她现有的心情,她实在希望他们去聊聊。

“是中国城的面吗?”蔚华一股讨好相:“只要放点辣椒粉、酱油就行了。”

“是中国城的面!”芬芝不以为然地摇着头:“如果你不嫌麻烦,我家有的是材料你自己做。”

“做完吃不了的我可非得带回家,我可不跟着侍候你的儿子。”蔚华跟在芬芝后面嘀咕着。

“蔚华!”庆其警告着。

“庆其，你放心，我了解你太太，她一向就是这个腔调。”芬芝笑着：“等她做了母亲她才不说嘴。”

蔚华还想说些什么，被庆其严厉的眼光禁住了。张芬芝看看他们的神色，亲切地一边一个拉在身边：“你们回去了我真想你们。”

“我怀疑！”蔚华又冲口而出。

“杨太太你今天运气真坏，碰到蔚华。”庆其偏过头去给太太脸色看。蔚华扬头天外，装作没看见。

“我今天运气真好！”芬芝笑着：“心情太兴奋真不愿一个人回家空空洞洞地闷着。”

蔚华怜悯似的看了看她，穿上手中的大衣。

“我们坐 N train 一直到吧！”黄庆其接芬芝手中的什物，让芬芝戴上帽子围上围巾。

“是呀！”芬芝说：“所以我得到‘梅斯’真方便。”

推开出口的门，一阵冷风吹得三个人喘不过气来。时间不算很晚，但大街上人潮已过，灯火阑珊着显得出奇的冷清。

“明天怕要下雪。”庆其侧转着身子避着风说。

“有远客要来的人家可不指望下雪。”芬芝快步走入地下道，才走下两三级阶梯，气温就越来越暖和起来了。她又顺手把帽子拿下。

“也没什么不好呀！下大雪大家留在家里围炉闲聊呀。”蔚华说。

“那得多大的雪才不上班留在家围炉！”庆其说。

“下得越大越好。”蔚华笑着比着手势，差点碰到一个黑大个的鼻子。

“庆其，你太太真孩子气。”芬芝笑着。

“永远也长不大。”庆其说着向两边张望着，地下道中白惨

惨的灯光照着黑漆漆的墙壁和走道，使得那些静静的等车人看来既狰狞又飘忽。

黑森森的地下火车风驰电掣般冲进了站，电动门很快地两边打开，大家快速地上车，车又很快地开动了，N train 仍然是靠窗边的一长条座位，不少空位子，但是庆其仍然站着，玻璃窗被乱七八糟的字句及图画遮去了视线，从座位上不易看清到了哪一站，他怕错过站头。芬芝和蔚华安安心心地坐着闲谈着，到一〇三街时，庆其叫她们下车。

出了地下道，冷风夹着雪花扑面而来。

“真下了雪了。”蔚华把嘴埋在围巾中闷着声音说。

寒风在没有骑楼的百老汇大街狂吹着，三个人闭着嘴急跑了两个街口，终于到了芬芝的家，穿过了空旷而霉气扑鼻的大厅，上了电梯，开了三四道锁大家总算舒了口气，把大衣帽子胡乱地丢在沙发上，三个人就挤进了厨房。

“来口酒暖暖身子吧！”庆其到处找着。

“他们摩门教哪来的酒！”蔚华推开他，顺手拿起个良友牌的雪里红罐头：“有猪肉吗？我来炒肉丝下面。”

“还得化冰！”芬芝打开冰箱。

“找块最小的化一化很快的。”蔚华很起劲，其实她早就饿了，早餐的一块蛋糕，中午的一片披萨，早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只是肚子越饿，嘴巴越淡，非弄点好吃的才行。接过芬芝拿出来的冷冻猪肉，放在水龙头下拿热水冲着，马上又打开罐头开始洗切。

“蔚华手脚真快。”芬芝赞叹着。

“我后妈训练出来的。”蔚华认真地说。

“又胡说了！”庆其笑骂着：“回到台湾你再这样胡说，妈就近给你一耳光。”

“不是后妈是什么，由小就叫我买菜洗菜切菜烧菜，我那时是该玩儿的年龄。”蔚华手不闲嘴不闲。

“所以你才烧得一手好菜！”芬芝想着儿子的女朋友，那当然不会是蔚华的模样，蔚华可真是少有的，这份气质，这份能干！

三人七手八脚地一阵忙乱，面也很快就好了，就在厨房的桌子上，大家团团地坐着，虽然只是酱油加葱花冲的汤，加上雪菜肉丝，面的味道还真可口。

芬芝拿了个小碟子把大盆子里的雪菜肉丝装点起来。

“别尽兴全吃了，留点我招待客人。”

“好啦！”蔚华几口面下肚精神又来了：“谈谈你儿子的女朋友吧！从哪儿冒出来的？”

“介绍的。”芬芝说：“真巧！大概还真有缘，恭泉刚好有假，他一个小学好朋友到费城，他赶了去看朋友，这个小姐就是他小学朋友的远房亲戚，见面一介绍，恭泉就看上了，约了人家到纽约来玩。”

“啊！”蔚华拉长了声音：“来得全不费工夫！我们得见见。”

“这真要轰动纽约各界啦，恭泉挑女朋友可出了名。”庆其说。

“我想不会美到哪里去，至少品性绝错不了。恭泉向来强调他的太太不一定漂亮，但一定得有内在。”芬芝慎重地说。

“长得也一定不差，有你这位妈妈，还有他那两个妹妹，差了他也看不上。”蔚华说。

“那他可真幸运啦！”芬芝说。

“其实我上次给他介绍的那个小姐不是又漂亮又能干又老实吗？”蔚华不服。

“嗯!”芬芝矜持着:“恭泉喜欢英文程度比较好点的。”

“英文程度!”年轻夫妇莫名其妙地彼此瞪视着。

“这一个是土生土长的华侨!”芬芝不由得有些自得:“加州大学毕业的。”

蔚华笑了笑,把挑面的筷子停在嘴边,倾耳听着窗外的风吼。她转眼看看她丈夫说:“庆其,明天先听广播说不定真不用上班!”

芬芝觑起眼看着窗外,窗格格好像真积上雪了。

“雪真越来越大了!”

2

“妈！好大的雪哦！”

恭泉的声音飘飘地散在遥远的空间，事实上他正牵着妹妹紧靠在芬芝的身旁。芬芝遮着脸向外一看，大而密的雪花扰乱了视线，眼前直觉得是混沌一片，看不出一点天光和景色。她一手一边拉着孩子，顿时就把机舱门堵塞了，她放开恭泉的手，轻轻地推着他的肩：

“恭泉，你先带玖玖下去。”

“妈！”恭泉大声叫着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夹杂在怒吼的狂风和机声隆隆中，芬芝知道自己的声音太小了。她把她的话大声地又重复了一遍，母子四人才鱼贯着下了机梯。雪大天暗，几乎伸手不见五指，照明灯光中下机的人正向前走，芬芝赶紧跟了上去。她聚精会神地亦步亦趋地跟着。模糊中前面出现了个不算高的建筑物，不久就进入室内，被灯光和暖气包围住了。

“芬芝！”是孝政，瘦长的脸上布满了期盼和疲劳：“飞机误点啦！”

“爸！”三个孩子规规矩矩地叫着。

芬芝打量着孝政，分别了一年多总算又见着了，她觉得有些鼻酸，但是只微微笑了笑又忍住了。孝政赶到她身边接过她手提的行李，趁势握住了她的手。芬芝看了看黑黝黝的玻璃窗外感叹地说：

“十多二十年了，又看到雪了！”她有些想哭，离开下雪的大陆及四季常春的台湾，这时才兴起了怅然别绪。

孝政对下雪没有兴趣，他摸了摸玖玖的头说：

“小孩子长得真快！”

“是吗？”芬芝看看她的三个宝贝，玖玖瘦瘦的脸提醒了她的关怀：“孩子们一路都没有吃好。”

“吃不惯是不是？”孝政略带讽刺地笑了笑：“拿了行李，找个中国餐厅，我也打打牙祭。”

芬芝没有接腔，她记起孝政的信上说过他吃不来美式食物，但是中国饭价钱又太贵了，为了省钱他只有训练他的胃口，白天忙忙碌碌的还容易过，夜里则常被吞嚼大鱼大肉的恶梦惊醒，醒来之后饥肠辘辘的就不能再睡。

“我来了就好了，我做饭给你们吃。”芬芝说。

“好吧！看你的吧！”孝政看了看芬芝和三个孩子。

“我在台北不也烧饭吗？”芬芝察觉出他的不以为然。

“别忘了你还得打工。”

“我在台北也做事的。”芬芝说。

“不一样。”孝政微微皱着眉，他不想多说，该说的他在信上全说过。

“我知道。”芬芝坚定地回答：“我已经有准备了。”

“是的！”孝政叹了口气：“现在全家大小就靠你的勇气啦！”

行李终于来了，虽然是全家五口连根拔似的搬家，所带的也只是些细软，大家拿着倒不显多。

“你们等着，我去开车，这么大的雪，视线不好。路上滑得也不好开。”孝政说完匆匆忙忙地走出了机场大厦。

“妈，我们应该听爸爸的话，明年春天来。”恭泉十多岁

了，很能体味出父亲对他们欢迎的程度。

“我们再也不来，他就回去啦！”芬芝的声音充满了自信与胜利。

“妈，我想家啦！”大女儿兰兰瘪着嘴，脸上快挂下眼泪来了。

“想家？”芬芝心中一阵悸动，她好像正和三个孩子坐在台北灯火通明的餐厅里谈笑着。她赶紧提高了声音嘱咐着兰兰：“跟你说过多少次！以后我们的家就在美国了！”

三个孩子脸上一片茫然。彼此相视着心中满是疑问。正好孝政回来赶上芬芝最后一句话，眼见孩子们大惑不解，他自嘲式地笑笑，向孩子们说：

“别愣着啦！连我都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呢！来！帮爸爸拿行李上车吧。”

一家人在风雪中把行李安顿上了车，终于上了路，车开得很慢，水划子拚命地刷着，车灯照着鹅毛大雪纷纷地飞着，黑暗静寂的天地好像只有他们一部车。这种声势，把大家满肚子的话全噤住了。这样挣扎了半个多小时，总算看见了城市的灯光，车子停在一个行人绝迹的街边，孝政松了口气向大家宣布：

“到了中国餐厅了！”

“孝政！”芬芝阻止着正要下车的孩子：“可不可以买回去吃，雪这么大，路上恐怕真不好走。”

“对！我去买！”孝政心悦诚服地笑着，难怪自己一向听她的，就算在人地生疏的现在，芬芝的意见也不离谱，仍然是面面俱到周周全全，这样大的雪一顿饭后真不知能不能再走。

“妈！下雪有什么好玩呢？”恭泉说：“好恐怖好紧张！”

“你会慢慢喜欢的。”芬芝无可奈何地回答。

“我永远不会喜欢，冻死人！”兰兰吸着鼻子说。

“妈妈不是说了吗？只要我们全家在一起就好。”玖玖一知半解地学着舌。

“我们本来就在一起呀！直到爸爸去了美国。”恭泉皱着眉苦着脸。

“妈妈这样做全是为了你们！”芬芝深沉地说：“你们长大了自然了解妈妈的苦心。”

“妈妈，我了解！”玖玖爬到芬芝身上，紧紧拥着她的颈脖：“妈，我饿死了！”

“你们一路吃，我一路开车。”孝政把饭菜递过来。

“快到家了吧？”

“还早呢！”孝政看了看手表：“起码再开两小时。”

“这么远！”大家齐声叫着：“不是在盐湖城呀！”

“好天气开车一个小时就到，所谓的犹他第二大城，柏根杨大学所在地。”孝政发动着车子。

“孝政！我看找个旅馆先住一夜吧。”芬芝建议。

孝政想了想：“我明天一大早要到学校！”

“迟到……”

“不行！”孝政开动了车子：“我四点钟得去学校扫雪！”

“四点！”

“扫雪！”

“我还得去接一个人，我用了人家的车子，我们一起扫雪的，通常是他来接我，扫地扫到六点多回家再小睡一下赶八点的课。”

孝政又挣扎在风雪中，车后座传来饭菜香，事实上除了玖玖，其他人都已食不下咽了。

“吃饭吧！”孝政叹了口气：“趁热！”

“孝政，其实你不必半工半读，我带了钱！”

“让我专心开车，到了家再说。”

家终于在车子 and 公路万分不情愿之下到达了。只是门口已堆了些雪，经过孝政和恭泉的清扫，大家才进了个所谓家的地下室，暂时把风雪隔离在外面，一家人团聚了。在车子上没有吃完的饭菜现在已凉了，芬芝立刻在厨房里动手热起来。

“这些用具都是你买的？”芬芝打量着地下室，倒也干松松的，隔了两间房及一间厨房，其实所谓厨房也就是过道罢了。

“我啥都没买！这些全是前面房客没有带走留下来的。”

“很好么。”芬芝说。

“本来还有另一位中国学生跟我一起住，你们要来，我和他商议，他挤到别处去了。”

“那得谢谢他。”

“这里的中国同学彼此倒很帮忙。”

孝政接到热菜热饭，就在厨房里狼吞虎咽地吃起来，芬芝一点也不休息地去替孩子们整理睡的地方。安顿好了孩子，孝政已睡到床上去了。芬芝关上门，走到和衣躺在床上的孝政旁边沿床坐下：“真苦了你了。”

孝政向上略有所思地看着她：“但愿我们这样做是值得的。”

“辛苦是辛苦点，但绝对是值得，你真不知道当高家林家知道我们也要走的时候那份羡慕。”

“我们不是做给人家看的。”

“那当然！大家都想到美国都想疯了，谁不千方百计地往外钻！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待遇好，生活环境好，物质条件好，小孩子上学容易，将